

随手删除预警短信 施工人员逃生渠道就此被掐断

宁南泥石流灾害预警传达不力致死伤惨重

6月28日早晨6时许，四川省宁南县白鹤滩镇矮子沟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此前10多个小时，有关方面已经发出预警，矮子沟沿岸村民全部撤离，无一人死亡。然而，蹊跷的是，住在沟内一处职工宿舍的三峡公司白鹤滩水电站前期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却未能幸免于难。目前已确定14人遇难，26人失踪。

人们不禁疑惑：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凉山消防战士沿着矮子沟搜寻失踪人员（7月1日摄）。

→ 灾难当头，这些人浑然不觉

6月27日晚上8点多，叶应亭来到晏子酒家，叫丈夫黄国将回镇上住。可是丈夫摇摇头：“下雨呢，路不好走，而且明天就要结算工钱了。”

这对外来农民工夫妻本来租住在白鹤滩镇上。但是那一晚，丈夫黄国将坚持留在了一公里外矮子沟口的晏子酒家。

晏子酒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酒家，而是黄国将所在的施工队长期租住的集体宿舍。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下属的这支外包队，承担着白鹤滩水电站3号公路上游段的一些小活儿。

约9个小时后，这座白色3层小楼连同里面几十人被泥

石流吞没，包括黄国将。事后叶应亭哭诉：“早知这样，我绑也要把他绑走。”

事实上，当时的白鹤滩镇已经笼罩在一片紧张空气之中。

早在下午5点05分，宁南县国土资源局就给各乡镇发出一条预警短信：“据县气象局预报，我县未来24小时有中雨天气，局部地区有暴雨、强雷暴、冰雹，地质灾害为‘可能性大的’4级。”

白鹤滩镇干部随即转短信、打电话，向各村干部、监测员提出预警，由村通知到组，由组通知到村民。

→ 没有人通知他们会有什么灾害

这个危机四伏的雨夜，晏子酒家仍是一片平静，静得令人不安。

来自云南巧家的李立高和同为农民工的儿子李磊住在这里。这天他睡得早，夜里11点多儿子去上夜班时，他醒了一次，去厨房吃了碗面，又接着睡。

此时，距泥石流暴发只剩不到7小时。

后来作为幸存者之一，李立高带着满身伤痕，坐在医院病床上说，事先没有任何人通知会有什么灾害。

跟他同住一屋的13个工友中，11个再也没有见到。

晏子酒家仅有5名生还者，记者采访到了其中4人，他

们表达了同样的信息：没有接到预警。

其实，27日下午6点半，白鹤滩镇镇长江浓华就以镇政府名义，将那条预警短信转发给了白鹤滩工程建设筹备组的胡念初，还特别加上一句：“请贵公司加强高线路和电站建设影响区的监控。”

据开发建设白鹤滩水电站的中国三峡集团公司提供的数据，目前工程区施工人员共2870人。但前期工程启动以来，负责与白鹤滩镇政府接洽的始终只有胡念初一人，他也成了这次从地方政府渠道接到预警信息的唯一一人。

→ 唯一接到预警的企业人员 竟然随手删除短信

胡念初接到预警短信后是怎么处理的？

他删掉了。

面对记者的追问，他提出两点理由：第一，那只是一条一般的公用气象短信，太笼统，没多大意义。第二，他与镇政府的工作联系仅限于征地，防汛不是他的职责，他没有义务去转发。

对此，白鹤滩镇的干部并不认可。

今年入汛后，5月15日至16日，镇政府组织联合检查组，对境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因工程建设新增隐患点进行摸底排查，作为三峡集团公司白鹤滩筹备组代表参加的是胡念初。6月26日，镇里发现地质险情后，请胡念初来实地查看，他也来了。“怎么能说他跟防汛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胡念初随意按下手机删除键，施工人员的一条逃生渠道就此掐断。

痛定思痛，灾难预警不能只写在纸上

侥幸生还的农民工张海至今对卷入泥石流那一瞬记忆犹新：像被扔进了洗衣机滚筒，上下翻腾，石头撞在身上，口鼻呛满了泥沙。他说：“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住在那里半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预警系统。”

几位幸存者都反映，公司、包工头从来没有对这些工人进行过防灾教育，没有组织过避灾演练。

耐人寻味的是，这次灾害中，住在矮子沟上游导流洞工棚内的38名白鹤滩工程人员也安全撤离。帮助

他们撤离的是当地村民，而不是他们的上级领导。撤离时，他们睡意未消，只穿个裤头。村民拿出自己的衣服，披在了他们瑟瑟发抖的身上。

另一个细节从侧面说明了这些工人防灾意识的缺乏。就在晏子酒家被淹之时，仅六七十米外山坡上的一户农民家里正睡着约20个施工队员及家属。警觉的房东夫妇用脚踹开门，把他们从床上拉起来之后，他们竟不知逃生，还好奇地爬到房顶上去看。

管理混乱，是白鹤滩工程方灾害预警失效的深层原

因之一。这里驻扎着众多施工队，很多租住在三峡公司营地外面。对于他们住点的安全情况，业主方和承包方并不掌握。这次灾难发生后的第三天，三峡公司又从有灾害隐患的几个住点清理出来193人。

近年来，在极端天气频现、地质灾害多发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和企业制订了种种预案。如何让预案产生实效而不只是写在纸上？

什么时候企业才能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把员工的安危放在首位？